

建筑师陈家毅讲述城市不为人知的故事

王娜

2009.09.20 B14 版：星期日·悦读书摘 稿件来源：新闻晨报



《城市磁场》 陈家毅定价：35.00 元 上海书店出版社

□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王娜 整理

新加坡建筑师陈家毅，近十年来因工作之需，经常奔波往返于全球各大洲，得以亲炙当今各大城市的独特风情、社会脉动和时尚流变。跟随他的脚步，伦敦、东京、新马、曼谷、伊斯坦堡、北京、纽约、威尼斯各地新兴的购物商圈、艺文中心、书店、美术馆、陆桥、流动摊贩、声色场所，均一览无遗；老镇新区人文荟萃风情万种，在此亦交织并行，尽收眼底。

在他的笔下，城市不再只是场所而已，每座城市都有着独特的自然地景和文化风韵，以及它们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由这些城市观察随笔结集而成的《城市磁场》曾入选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选的2008年“中文十大非小说好书”。

陈家毅，新加坡建筑师兼作家、2010年上海世博会新加坡馆总设计师，也是PageOne书店总设计师。

国际机场的硬件软件

正当亚洲各大城市的国际机场，随上扬的经济而不断冒起，西方先进国家的国际机场，却是每况愈下、捉襟见肘，不足以应付现代商旅假游的例子，比比皆是。

伦敦“希斯罗机场”（LondonHeathrowAirport）第三航站早有爆满的状况，加上近几年来反恐措施森严，出境时排队过关自清晨开始就人龙不断；许多抵达英国伦敦“希斯罗机场”的航班，因设施不足，在空中飞旋久等之后停泊得老远，还得经小巴士载送一程，才抵航站。入境情况一样不佳，遇上人手不够、航班又齐齐降临的不对时辰，外国人入关时间可以长达两个小时，令许多身娇肉贵，一心想入境在名街名店挥霍的外地太太小姐，身份顿时降至落难贵族，始知难民流落异地遭人白眼的不好受。“希斯罗机场”大小工程近年走走停停，不断在进行；虽说第五航站开幕在即，旧航站的维修工作却是奇差无比，通往地铁/快铁的地下道路修了又补，补了又修，甬道间忽然一截日光灯半明半灭，自动走道停顿不前是常事；令人乍以为身在落后的国家，这恶劣的经验多年没变。

纽约的“肯尼迪机场”（JohnF.KennedyInternationalAirport）则是个孪生的患难兄弟，二十世纪中期当它建盖第一栋航站的时候，想必风光无比；这么多年来，他们采取的是以多增添航站楼来应付人流量上升的需求；如今共有不下十个航站，每一小站的设备都极其基本，连最受亚洲人爱戴的“免税商店”也没多两间，习惯到机场耗时间的游客通常都大失所望，没想到名牌机场要比自家地方更不济。“肯尼迪机场”因为航站都以马路连贯起来，不设轨道轻铁，从一站到另一站不是易事；乘搭机场公车也是每站必停，要耽误好一阵才上路驱往都市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每趟都必定经过前芬兰建筑大师沙利南（EeroSaarinen,1910-1961）设计的，一九六二年竣工如鹰振翅的TWA航站。此栋建筑是现代钢骨水泥建造的经典之作，捕捉了翼动的雕塑造型。内部的软件条件早已不足，世上杰作没惨遭拆除，空壳般的硬件至今尚完好保存下来；美国人重视建筑艺术，可见一斑。

近年来，从大阪到香港，吉隆坡到曼谷，新国际机场的建筑造型都争相出位领先，纽约肯尼迪TWA航站将近五十高龄，显然已不足应付快速的现代要求，但其崇高地位始终不被动摇。机场航站更新，旧站惨遭遗弃，已是全球普遍现况。

新加坡“樟宜机场”（SingaporeChangiAirport）第一二航站向来以设备齐全、服务效率高著称，建筑本身则毫无风格可言，抵境大厅的空间挂着的几条彩布，不但显得俗气，看上去一点都不美，又不大方。想必一下子给外人印证了对新加坡一向的呆板印象；第三航站这回迎头赶上，请了海外名师SOM塑型，一改以往平头实验的机场形象，期待能纠正视听才好。“樟宜机场”百般讨好顾客，以免税商店、餐厅充斥得像在逛百货商场一般久而麻木，倒不如航站里的热带胡姬与羊齿高木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国际城市争相迎客，许多机场都各出法宝，软件设施各方面都作得尽善尽美。迪拜机场的金碧辉煌不消说，多少告诉了我们这地方“拜金”为上的态度。伊斯坦布尔机场倒是有令人惊艳之作：土航高级候机室内以“奥斯曼帝国”的传统绘案为装潢灵感，引古喻新，借用了美学来作现代室内装潢，变化出壁纸、墙饰、吊灯，甚至柱子、窗户、沙发、站灯的造型，将历史融合进现代设计概念中。

东京“成田空港”路途遥远设备平庸，不如在市中心边缘的“羽田空港”讨人欢心。“羽田空港”因为是国内航线机场，小商店兜售的尽是北海道拉面、札幌“白色恋人”巧克力、四国乌冬、九

州果饼、新泻清酒，日本国产在此集大成百样齐全。“成田空港”也偶有佳举：男女高音身着西洋晚装礼服在伴奏下高唱意大利情歌。“羽田空港”设有一项特色，在屋顶的户外空间，开放给男女老少观看飞机，童真诗意的观机天台，是争相翻新增添设施的许多亚洲现代机场忘却了的一桩古老“雅事”。对着蔚蓝或多云的晴空，缓行、起飞或着陆的铁翼，催眠似的让人百看不厌——一种最古老朴实、久违了的机场娱乐。

无限交叠的点与线

我平生厌恶“上班”。或许得补充说明一下：其实是惧怕清晨间在万头攒动之间赶着挤搭公车火车，即使是自己驾着车子，坐在播放古典音乐的冷气车厢里，卡在停滞不前的汽车队伍之间浪费时间，一天刚始的好心情都变得浮躁异常，非常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尽量将住所安排在办公处的楼上，能够像古早祖父辈时的南洋传统店屋，下楼上班不过是数十秒钟的事，是桩颇令人沾沾自喜的得意乐事。

但是在跨越国界、出差频率越发频密的今日，偏偏让巧妙的安排空搁一旁，原本悠哉游哉的早晨被打回原形：在异地一大清早被闹钟吵响，便机械式地漱洗、早餐、如厕、配搭妥季节性的穿戴，下街去与当地上班族打成一片，参与赶路挤车再快步行走到目的地朝会。因为人生地不太熟，一刻钟的路程往往还得多加十余分钟作差错后备之用。

向来领教过伦敦地下铁的错综复杂，没想到东京的公共交通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火车铁轨道路与地下铁系统一样五花八门四通八达；每回要去新地点总得摊开交通地图细究一番，了解这座不容易穿透的城市。

上下班时间的东京火车站与地铁站，是个每日上演的现代动态舞剧：衣着入时的上班族、校服整齐的学生、拖拉背提着行李箱的旅人、退休下乡远足上城访亲的老夫妇、早餐大热卖的各种商店与摊位，令人宛若置身在布景艳丽、线条摩登的舞台当中。一切壮观却是毫不喧闹聒噪，不若香港九龙地铁站内如鸡啄不断的高谈阔论或手机空中对谈，一切都在尊重对方的低声下进行。车站内只有皮鞋刮过洁亮如新地板上响起有规律的韵律，人与人的沟通偏重在眼与眼之间的交流，千百陌生人共挤在车厢内，意会言传自在不言中。“东京站”的早晨，赶搭车的乘客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上下班的东京人都是各理各事的“个体户”，甚少交谈，神情冷漠，动线交错复杂。“品川站”，乱却有序：方向指标、路牌、时钟、火车时间表、月台入口指示等，样样一目了然。火车表指示牌前，停下来踌躇的一对老夫妇，显然不谙火车转换站的个中奥妙，火车的来龙去脉。继续上路回家前，下班男族在火车站的荞麦 / 拉面店内站着匆匆充饥，日本女生则选择能够坐下来小憩的面店。

在“普通”、“急行”、“特急”各列火车前来又载去无数人之后，新的人群又再涌现；傍晚时分又倒序重复这一过程。耗用掉的时间，旅程中各人脑中闪现过的思维储积起来，是个惊人的能量。

人群中挤站在停停复行行前进的车厢里，身旁尽是不苟言笑的东京人，摇晃中我想起一九七〇年代曾流行一时，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《点与线》，共在同一时间点与地理线上的陌路人，都有私己的故事，他们短暂的接触互相交迭，织成一张大网，诡异的故事在其间发生着。

不是奇迹，是金钱堆砌出来的海市蜃楼

驱车在迪拜城市的大路上，有种虚浮不实的感觉。过量的建筑工程同时在进行中，增添了这沙漠地段空气里的灰尘沙粒，放眼望去到处朦胧一片；虽然车子里、高楼的大厅里，冷气放送，外面却是吓人的不断在攀升的摄氏三十七八度的艳阳天——固执的人类偏要挑战大自然，来场搏斗。

几乎是同一时期建起来的高楼，虽然堂皇多样，却像沙漠绿洲里冒出来奇形怪状的仙人掌，楼与楼之间缺少联系；烈日下，车子从一栋高楼驾驶到另一栋高楼去，即使不过是三五十公尺的路程，鲜少有人在大路上晃荡，以车代步是这座城市的习惯。“环保”一词，暂时被抛在脑后，反正这里有的是石油。

石油，却不是取之不竭的；迪拜高速向经济、商业、旅游勇往直前的发展，为的正是数十年后，这地方石油用尽后延续生存的一条长计。显然取经自洛杉矶、拉斯维加斯与新加坡等，“一夜之间”平地起高楼般发展起来，听起来像是奇迹，其野心比前三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暴发户夸张散发的铜香气，许多人趋之若狂。

当地外国人出奇的多，本地人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，其他的都是欧、美、亚洲人士，营营役役像采蜜的工蜂；大部分的劳工、售货员、餐厅侍者，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，都操着流利的英语，千里迢迢离乡背井，为他人赶作嫁衣裳。至于外国人有没有把自己的文化也都带过来，则不得而知；马上瞧见的是美国式消费文化：快餐店、大型商场、超市、微型多隔间电影院。

或许在“资本主义”理论里，需求与供给，公平竞争与待遇，在这里是“天堂”，而且开始有“供不应求”的迹象，房地产蒸蒸日上一片向荣；每天每班降落的飞机，都几乎爆满。开发商抱怨的是，建筑商承包太多的工程，价钱不断直线上涨；起重机与建筑工程触目皆是，迪拜是个大工地。

五十四与五十六楼高的“阿联酋大厦”（Emirates Towers）出自加拿大建筑团队 Norr Group 的手笔，呈三角形的双塔，一为办公楼，一为高级酒店，有贝聿铭之风。二〇〇八年竣工的“迪拜塔”（Burj Dubai），与俄国的“莫斯科大楼”一争高低，全楼一百六十二层。八〇八公尺高的“迪拜塔”胜了个马鼻，将是全球最高，“台北 101”（五〇八公尺）亦将被比下来，屈位第五。“迪拜商场”兴建中的水池广场，迷蒙的环境似假还真，周围的楼宇应市而上，确实给人“海市蜃楼”之感。正如另一商场室内人造的滑雪奇景，证明了金钱能够改造一切。

城市里，除匆匆掠过拿手机携公事包的外国商人除外，一边是趾高气昂、身穿国服的阿拉伯男人女人，另一边是挑泥抹窗的有色人种，的确给人强烈的对比与诡异的感觉。劳工，许多外来的劳工，不断在重演新一页的人类移民血泪史。印度人在迪拜落地生根比谁都早，肯定因为这民族肯吃苦，街上遇见一对孪生印裔兄弟，是得意有抱负的第二代人。

豪华酒店大堂侧的高级商店走廊，固然名牌店一一排列开来，该有的都有了，该到的也到来了，表面上可与纽约、巴黎、东京直媲美，实质上与越开越茶靡的“星巴克”不相上下，是全球化一成不变公式化再次在异地重复，看久了不仅乏味，并且麻木。